

在烟台市芝罘区辅读学校，一名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在上课。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 益主打



关注智障儿童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几乎永远带着天使般的微笑，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智力障碍，他们很难顺利地融入这个社会。

他们拥有简单、纯洁的心灵，他们也希望能有伙伴的陪伴、能拥有他人的关爱。但除了亲人，很少有人能深入接触和了解这个群体，也少有人去碰触他们的心灵。也因此，他们中的一些孩子渐渐走入自闭，与这个社会完全脱离。

在烟台，一群妈妈一直在努力着，试图在纷繁社会中，为这些孩子找一个“家”。

纸上硝烟  
教师循《东史郎日记》寻罪证

B03

尊敬的齐鲁晚报：  
你们好！

我的儿子鑫鑫读七年级了，还有两年就将从烟台市芝罘区辅读学校毕业，16岁本是花季，但这个年纪的儿子却让我异常焦虑。因为脑瘫，鑫鑫读的是辅读学校，但九年义务教育即将结束，作为一个妈妈，我不想让鑫鑫像他的一些前辈一样，离开了学校便陷入了人生的迷茫。我希望鑫鑫毕业后能有一个自己的“家”，但在四处奔波后，却依然没找到出路。

因生产时缺氧，鑫鑫出生后就是个脑瘫儿，无法正常行走，智力也比普通孩子发展慢。6岁的时候，我们带着他到烟台莱山区的一家康复机构锻炼。两年后，担心走路姿势影响生活，又带着儿子去北京做手术。

鑫鑫9岁那年，从朋友口中得知辅读学校专门接收智障孩子，赶紧给他报了名。老师的耐心和同学间的友爱让鑫鑫很快融入环境，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多数时候，这个曾经受欺负的孩子还会主动帮助别人。遇上行动不便的同学上厕所，他会起身跟随照顾。

这些细微的变化，作为妈妈的我看在眼里乐在心上。然而九年义务教育即将结束，儿子以后将去向何处又成了我心里最大的担忧。担心脱离学校环境后，将孩子放在家中简单护理，会将九年来教育成果消磨，儿子一夜间再回到以前的封闭中去。

到社区向残联问过，得到的回复都是有场地可以提供给家长陪孩子玩，但没有更多的配套和陪护。从去年开始，烟台市区的老人公寓、福利中心也几乎全跑遍了，然而都没有儿子的容身之处，很少有机构愿意托管这些孩子。

希望有个地方能让孩子们一起玩耍，留住他们脸上的笑容。由于儿子的手脚不是那么灵活，可能无法适应手工活或是其他残障孩子的工作。但如果这些孩子能在一起互相照顾和安慰，不需要太多陪护，如有爱心机构能提供场地，他们完全可以实现自助，拥有自己的快乐世界。我也曾考察过市区并校后闲置的校舍及空置的办公楼，希望有爱心企业或机构能为这些孩子提供容身之处，然而几番沟通下来，多以失败告终。

我依然还在努力着，为了儿子鑫鑫，也为了更多像鑫鑫一样走出辅读学校却无法走进社会的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但个人的力量太小了，也不容易被信任。曾一度打算将家里的房子改造成适合孩子们玩耍、生活的场所，联合家长轮流照顾这些毕了业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新的“家”，但我只是一个公交司机，思虑再三，相关的一些经费也实在无力承担。

鑫鑫不止一个，希望所有智力障碍孩子有个好的归宿！谢谢！

一个脑瘫孩子的妈妈 乘翠美  
2014年12月3日

百名齐鲁志愿者  
上街义卖报纸

B04



参加公益活动，关注  
《公益山东》微信。  
qq群：341086776  
公益热线：96706126